

地区安全复合体与 国际安全结构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英] 巴里·布赞 [丹] 奥利·维夫 著

潘忠岐 孙霞 胡勇 郑力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地区安全复合体与 国际安全结构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英] 巴里·布赞 [丹] 奥利·维夫 著

潘忠岐 孙霞 胡勇 郑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英)布赞(Buzan, B.), (丹)维夫(Waever, O.)著;潘忠岐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The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BN 978-7-208-08805-4

I. 地… II. ①布…②维…③潘… III. ①国际形势-研究②国家安全-研究-世界 IV. D5 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2376 号

责任编辑 韩梅梅 张笑天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

[英]巴里·布赞 [丹]奥利·维夫 著

潘忠岐 孙霞 胡勇 郑力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5 插页 4 字数 527,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805-4/D·1587

定价 58.00 元

一种研究国际安全结构的地区主义方法

——译者序

巴里·布赞(Barry Buzan)是一位享誉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大师级学者,也是近十几年来风头正劲的“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布赞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其成果涉及结构现实主义、“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世界历史与国际体系等多个方面,但他最引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还是在国际安全研究(ISS)领域。“可以说,安全研究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处于核心位置”。¹

布赞安全研究的核心理论成果是“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简称 RSCT,又译作“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萌芽于布赞 1983 年初版并于 1991 年再版的早期代表作《人民、国家和恐惧》²一书中阐述的“古典”复合安全理论。1998 年布赞、维夫(Ole Wæver)和怀尔德(Jaap de Wilde)合作出版了《新安全论》(*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³,对“古典”复合安全理论发起了自我挑战,提出要超越这一理论。2003 年布赞和维夫共同出版了《新安全论》的姊妹篇《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分析框架,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经验分析,从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和热烈讨论。⁵

正是鉴于哥本哈根学派的国际安全研究在学术界影响渐隆,我们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翻译和修改,将《地区安全

《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一书以中译本的形式呈现给中文读者,以期有助于相关研究。本书的序言和第一部分由潘忠岐完成,第二部分由孙霞完成,第三部分由胡勇和郑力完成,第四部分由郑力完成,第五部分由胡勇完成,第六部分由潘忠岐完成。潘忠岐和胡勇先后在出版社潘丹榕、韩梅梅两位编辑的悉心协助下对全书进行了统稿和校对。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强烈感觉到,布赞和维夫在《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一书中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框架颇为独树一帜,在此基础上对地区安全态势的研究蔚为壮观,但该理论作为一种研究国际安全结构的方法不乏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

一、研究全球安全的地区视角

与《新安全论》侧重拓展安全议程的领域研究方法(sectoral approach)从而谋求构建新的综合研究框架不同,《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主要通过聚焦地区层次(regional level)从而试图发展一种可操作的研究国际安全的一般性地区理论。如果说布赞等人在《新安全论》中的论敌是坚持以军事和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战略分析家⁶,那么在本书中他们首先要打破的就是新现实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对全球层次的眷恋。因此,从分析的角度区分全球层次和地区层次是本书作者论证的立足点。

在本书作者看来,“自去殖民化以来,地区层次的安全在国际政治中已经变得更为独立自主,也更为引人瞩目,冷战的结束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地区安全的相对自治构成了国际安全关系的一种模式,它从根本上有别于僵硬的、对冷战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超级大国两极结构”(本书第3页,下同)。本书的一个起始假定是,地区层次在国际安全结构中的重要性正在日益上升,地区层次即便不是主导的,也是重要的,“除非当全球大国具有极端支配性时,如帝国时代的大国,否则,地区安全态势(security dynamics)一般说来都是国际体系中整个安全组群(security constella-

tion)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10-11页)。从地区主义的视角来看,新现实主义的“极性”思想和全球主义的“核心区—边缘区”理论都没有把握这一模式,其症结就在于“它们过于夸大了全球层次的作用,低估了地区层次的重要性”(第29页)。为了区分冷战后的全球层次和地区层次,本书提出了“三层阶梯方案的界定标准”:超级大国(美国)、体系(全球)层次大国(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和地区层次大国。其中,“超级大国和大国决定全球层次的极性,它们与地区大国之间的界限决定全球安全态势与地区安全态势之间的差异”(第33页)。在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中,地区层次是“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两个极端之间彼此交汇的地方,也是大多数行动发生的地方”(第42页)。据此,本书作者不仅指出冷战后国际安全的体系结构是“1+4”模式(类似于我们熟悉的“一超多强”),而且更重要的是将地区层次也纳入了理论视野,即“1+4+地区”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国际安全新结构。全球层次与地区层次的区分与链接为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展开铺平了道路。

实际上,“地区”是安全复合体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安全复合体是通过安全透镜看到的地区”(第43页)。本书继承了《新安全论》对“安全复合体”下的定义:“一组单位,它们的主要安全化、去安全化进程或者两者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它们的安全问题不能彼此分隔开来,来进行合理的分析或解决。”⁷在本书中,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核心思想仍然是:“由于大多数威胁在近距离传播比在远距离传播更容易,因此安全相互依赖通常会组合成以地区为基础的群体,即安全复合体”。(第4页)由于《新安全论》的焦点是领域方法和形而上的安全化理论模型,因此没有对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本身深究下去。这个工作是作者在《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中完成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

第一,界定地区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的四个变量:(1)边界,将地区安全复合体与近邻区分开来;(2)无政府结构,即地区安全复合体必须包括两个以上的自治单位;(3)极性,它涉及单位之间的权力分配;(4)社会性建构,涉及单位之间的友好和敌对模式,即“‘安全’是行为体造就的”(第47页)。更准确地说,“在无政府结构内,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内核结构和特

性是由两种关系界定的,即权力关系、友好和敌对模式”(第48页)。其中,权力关系呈现出从单极到多极的区间,而友好和敌对模式光谱上则分布着冲突形态、安全机制和安全共同体三种“次全球的、地理上紧密相关”的安全相互依赖的形式。

第二,区分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四种基本类型:(1)标准地区安全复合体,不包含全球层次大国,其本地极性完全由内部地区大国界定(如中东);(2)中心化安全复合体,一种由单一全球层次大国主导的安全复合体(如北美),或者经过集体制度的充分整合而具备全球行为体身份属性的安全复合体(如欧盟);(3)大国安全复合体,一种极性由一个以上的全球层次大国界定的安全复合体(如东亚);(4)超级复合体,一组由于一个或多个大国的存在而产生相对高水平的和连贯的地区间安全态势的地区安全复合体(比如东亚与南亚连接成亚洲超级复合体)。在有些地区安全复合体之间还存在隔离行为体(insulator),这是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⁸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安全地区(security regions)的其他两种类型:覆盖(overlay)和无结构(unstructured)。出于经验研究的需要,作者又将无结构的安全地区视为一定意义上正在形成中的地区安全复合体,为此作者创造了两个中介概念:预备复合体(pre-complexes)和初级复合体(proto-complexes)。

第三,提出地区安全研究的四层组织框架:(1)国内层次(domestic level),即内部意义上的地区内国家,尤其是其根植于国内的脆弱性;(2)地区层次(regional level),即国家间关系;(3)地区间层次(interregional level),即该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互动;(4)全球层次(global level),即全球大国在地区中的角色。以上四个层次的互动构成了安全组群。⁹此外,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还坚持和发展了“次级复合体”(sub-complexes)概念(第362页)。

第四,探讨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发展和变革前景。根据地区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的组成要素,任何地区安全复合体都存在三种可能的演变:(1)维持现状,即内核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革;(2)内在变革,即内核结构的变革发生在现有外部边界范围内;(3)外在变革,即现有外部边界发生扩张或收缩,从而导致其内核结构发生变革。具体来说,“内在变革的潜

能够通过检验可能的极性变革(或不变革)的物质条件,以及可能的友好/敌对关系变革(或不变革)的话语条件进行监测。外在变革的潜能能够通过考察可以充当变革前兆的地区间安全态势的强度进行监测”(第66页)。此外,变革的前景还需要考虑互动能力、权力差异、体系极性及附加变量。

二、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与地区研究

布赞和维夫写作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弥合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家和地区研究专家之间的鸿沟。体系理论家孜孜以求的是创立一种简约的一般化理论,在他们的普适性视野中,地区的差异性并不重要。与此截然不同,地区研究专家声称“他们”的地区是独特的,因此不能接受对一般化的体系理论的适用。作者想要另辟蹊径,“创建一个足够开放和抽象的框架,使我们可以对不同地区进行意义深远的区分,同时坚持使用一套描述这种区分的一般范畴”(第83页)。作者自信满满地表示:“事实上,对于地区研究来说,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可能是现有唯一的地区安全理论。”(第82页)

在本书的地区版图上,世界被分成了四个部分:亚洲、中东和非洲、美洲、欧洲。布赞和维夫用占本书三分之二的篇幅详尽分析了各个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和发展,尤其着墨于冷战结束以来地区安全复合体的转型和变革前景。

冷战时期的亚洲由三个安全复合体组成:南亚、东北亚和东南亚。这三者又组成了一个联系松散的亚洲超级复合体。其中,去殖民化后的南亚形成了两极结构的标准地区安全复合体,全球层次大国沿着南亚内部的分裂线介入这一复合体,从而加剧了南亚的冲突形态。东北亚和东南亚尽管遭到了全球层次安全态势的严重渗透,但还是形成了强烈的本地安全态势,特别是由于东亚存在两个全球层次的大国。冷战的结束对三个复合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南亚的地区安全态势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南亚复合体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巴基斯坦的持续动乱和衰落,使南亚的两极结构逐渐难以维系;印度正在试图突破地区层次,从而向全球层次大国迈进。相比南亚,全球层次两级结构的崩溃给东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东南亚从冲突形态过渡到安全机制,“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开始日益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第138页)。尤其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国扩大地区间参与,亚洲超级复合体的前景变得更加清晰。但是作为决定亚洲安全未来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变量——中国和美国——的各自发展和互动仍然存在变数。

与南亚类似,“持续的冲突特征使中东成为一个几近完美的、经典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军事—政治型地区安全复合体”(第206页)。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由三个次级复合体组成:地中海东部沿岸次级复合体、海湾次级复合体和马格里布次级复合体。其中,前两者处于核心位置,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地中海东部沿岸次级复合体的安全态势围绕阿以冲突展开,海湾地区则以伊朗、伊拉克和以沙特阿拉伯领导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抗为核心,马格里布地区与上述核心次级复合体存在牵连,但缺少决定性的互动。全球层次对中东复合体的影响不亚于地区层次,尽管美国在冷战后的干涉意在维持和平和压制冲突。随着中东和平进程受挫以及美国本身成为安全化的对象,中东复合体的核心未来似乎仍将深陷于国家间冲突的泥沼。而边缘化的马格里布次级复合体则进一步做离心运动,并且与欧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样作为典型的后殖民国家,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现代国家体系却未能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落地生根。非洲国家不仅作为“国家”(state)是脆弱的,而且其“权力”(power)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脆弱的。正因为如此,各种次国家行为体非常活跃,国内(次国家)层次成为非洲安全组群中最重要的层次。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不存在地区安全复合体,相反作者界定了冷战后非洲的四个不同类型的复合体:南部非洲(以南非为核心的单极标准复合体)、西部非洲(以并不强大的尼日利亚为核心的初级复合体)、非洲之角(预备复合体)和中部非洲(相当程度上仍然处于由无结构向复合体过渡的阶段)。鉴于非洲的总体脆弱性,非洲地区安全复合体发生内在和外在变革的可能性都很大(第243页)。

美洲由两个单一的地区安全复合体构成：北美洲和南美洲，但是“关于地区安全的大部分著作都省略了北美洲的章节”（第 256 页）。但在作者看来，北美洲不仅是一个经典的中心化地区安全复合体，而且还是一个成熟的安全共同体。北美洲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核心是一个超级大国，这一核心国家——美国——“被全球问题所主导（尽管经常受到国内态势的强烈影响）”，“一线邻国是主要由美国主导地位界定的地区安全态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小、更远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内安全驱动，但同时伴随着美国的不定期干涉”（第 287 页）。南美洲在历史上是一个冲突型的地区安全复合体，但在冷战结束以来，南美洲的地区安全态势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个单一复合体开始逐渐分裂为两个次级复合体：安第斯北部和南锥地区（Southern Cone）。其中，以巴西—阿根廷为核心，以南方共同市场为载体，南锥地区已经超越了安全机制，正在走向安全共同体。“该次地区处于正常和中心化两种地区安全复合体之间的灰色地带”（第 324 页）。然而，与亚洲不同，美洲并不存在一个超级复合体。

冷战时期的欧洲曾经被超级大国所覆盖，现在的欧洲则由两大中心化地区安全复合体组成：欧洲欧盟地区和后苏联地区。20 世纪 90 年代初，巴尔干国家曾经一度有成为一个独立地区安全复合体的趋势，但随着欧盟的强力介入，巴尔干逐渐演变为欧洲欧盟地区安全复合体中的一个次级复合体。尽管欧洲欧盟地区也存在若干地区大国，但这个地区却是一个独立无二的以制度整合为途径产生的以大国（欧盟）为中心并表现为安全共同体的地区安全复合体，“它的中心化在其周边大部分地区具有很高的合法性，周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试图以成员身份加入欧盟核心”（第 421 页），其中甚至包括欧洲另一个中心化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成员。后苏联地区安全复合体毫无疑问地以俄罗斯为中心，但由于俄罗斯以强硬手段控制这一地区，因此其合法性和中心化程度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如波罗的海国家和古阿姆集团等）。欧洲地区安全态势的前景在于，一个松散的欧洲超级复合体会得到加强，欧洲欧盟地区将继续保持稳定，而后苏联（独联体）地区则存在较多的变数。

根据作者的判断,冷战后第一个十年世界上共有 11 个地区安全复合体(如果中东只算作一个的话)(第 430 页),则我们可以利用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提供的分析框架,对这些地区安全复合体进行概括和比较,如下表所示。¹⁰

表 1 全球主要地区安全复合体

安全复合体		类型	极性	友好与敌对模式	安全组群	变革前景
亚洲	南亚	标准	接近单极	冲突形态	地区层次为首	两级结构可能瓦解
	东亚	大国	两个全球层次大国	冲突形态、安全机制	地区和全球层次同等重要	东亚复合体可能涵盖南亚,从而形成亚洲复合体
中东		标准	多极	冲突形态	地区和全球层次同等重要	马格里布可能从中东分离出去
非洲	南部非洲	标准	单极	冲突形态、安全机制	国内层次为首	向中部非洲扩张
	西部非洲	标准	单极	冲突形态、安全机制	国内层次为首	变革可能性高,不稳定
	非洲之角	标准	多极	冲突形态	国内层次为首	变革可能性高,不稳定
	中部非洲	标准	多极	冲突形态	国内层次为首	变革可能性高,不稳定
美洲	北美洲	中心化	一个超级大国	安全共同体	全球层次为首	取决于美国
	南美洲	标准	多极	安全机制、安全共同体	地区和国内层次为首	分裂为两个次级复合体,其中南锥地区向安全共同体迈进
欧洲	欧洲 欧盟地区	中心化	一个全球层次大国	安全共同体	地区层次为首	稳定的中心化安全共同体
	后苏联地区	中心化	一个全球层次大国	冲突形态、安全机制	国内、地区和全球层次都很重要	中心化程度会受到挑战

三、争论中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

《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既是布赞和维夫对主流新现实主义和全球主义研究方法的挑战,也是对他们自己先前思想(如《新安全论》)的发展,同时也超越了其他地区安全理论研究者。¹¹

与《新安全论》中更多依赖安全化的方法论不同,本书的首要考虑是“概述全球安全的一般结构,为此我们需要使用有时候非常原始的安全化进程的指示器,而不是调查话语本身”(第470页)。考虑到本书的另一个起始假定——“领土性仍然是国际安全态势的一个核心特征”(第444页),因此有学者批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仍然未能摆脱新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的窠臼。

尽管布赞和维夫在书中不厌其烦地解释自己奉行的是开放的本体论,且充分考虑到了国家以外的单位,但是也坦承“国家事实上依然是全球安全结构的核心”(第458页)。霍根森(Gunhild Hoogensen)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研究取向,并称对国家的过分强调使得“地区变成了只是国家之间的舞会”。¹²由于领土性(territoriality)与国家边界的邻近密切相关,因此本书中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主流的新现实主义的安全逻辑倒是不谋而合,但却与《新安全论》的旨趣有些貌合神离。¹³比如,本书虽然提到了“全球市场的运转,及其对环境和身份模式的安全化影响”(第18页),但却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因为这不以国家为中心的领土性的安全逻辑。此外,作者的论述也带有全球主义者“两个世界”理论的痕迹。比如,作者似乎假定除了“后现代”地区安全复合体(欧盟和北美)以外,多元化的安全领域和层次在其他地区并不是那么重要。如此一来,我们就看不到作者对塔利班与地区安全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也看不到对中东来说越来越重要的水资源安全问题的阐释。针对领土性的假设,霍根森的建议是:“领土性本身不应该仅仅取决于国家的边界。相反,共同的安全关切可以发生在跨边界形成的地区,比如北极(Arctic)。”¹⁴而根据本书阐发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北极将“迷失”在北美、欧盟和后苏联地区安全复

合体之间,最终将成为一个地区研究的盲点。

此外,有从事定量研究的学者批评本书未能提供区分不同地区安全相互依赖的标准,从而使得“读者只能自己作出判断”¹⁵。有学者批评本书的经验研究分布不均,而且疑点重重,“特别是关于非洲的章节会让研究非洲安全的读者觉得过于肤浅”¹⁶。还有学者质疑本书的分析框架,不认同“仅仅因为某些重要的外部行为体可以选择撤出就不能成为一个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成员”,“事实上,许多小国对地区安全关切采取了孤立主义战略”。¹⁷至于国内读者可能感兴趣的部分,本书的论述则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比如,作者在谈到中国对“1+4”全球安全结构的影响时是这么认为的:中国“示弱或者更加融入国际社会主导价值观,将使1+4体系的管理和延续更容易……而中国恶性的示强则会破坏1+4结构的稳定性”(第442页)。相信读者对此自有判断。

幸好,布赞和维夫对本书的分析作出了必要的保留:“本书可以看作一种概观,其主要目的之一是确认一系列主题,围绕这些主题可以组织更详细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开启了而不是结束了一个研究计划”(第471页)。

注 释

1. 郑先武:“安全研究:一种‘多元主义’视角——巴瑞·布赞安全研究透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布赞在他供职的伦敦经济学院(LSE)的网页上称他目前正致力于用“英国学派”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但“同时也保留了对国际安全研究的兴趣,其中既包括安全的概念,也包括地区安全”。事实上,就在2009年布赞和汉森(Hansen)还共同出版了第一部国际安全研究(ISS)的学术史专著,具体参见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http://www2.lse.ac.uk/researchAndExpertise/Experts/b.g.buzan@lse.ac.uk>。

2.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2nd edition,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1。

3.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8。中译本为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下文所引内容若无特别说明即来源于该书中译本。

5. 笔者检索到的一篇较长的书评是霍根森的文章, Gunhild Hoogensen, “Bottoms Up! A Toast to Reg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7, No. 2, 2005, pp. 269–274. 此外, 还有一些篇幅较短的评介散见于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等期刊。国内学者的评介可见郑先武: “安全研究: 一种‘多元主义’视角——巴瑞·布赞安全研究透析”。运用该书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进行经验研究的学术成果包括: Tuva Kahrs,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and Chinese 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4, No. 4, Winter 2004, pp. 64–82; E. Sridhar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India-Pakistan Conflict,” *India Review*, Vol. 4, No. 2, April 2005, pp. 103–124; 郑先武: “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亚安全区域主义”(上、下), 《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 1 期、第 2 期; 孙霞: “东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 动力与挑战”, 《国际论坛》2006 年第 3 期; 戴慧: “上海合作组织的历程、课题与动力——一种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审视”, 《阴山学刊》2008 年第 3 期等。

6.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p. 2–5.

7.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 201. 这个定义相对“古典”复合安全理论更加注重多样化的行为体、多元化的议程和建构主义的方法(安全化理论)。

8. 在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中, 隔离行为体与缓冲行为体(buffer)并非同义词。前者位于地区安全复合体之内, 其作用是将地区内的大国彼此分开, 而后者位于地区安全复合体之间, 其作用是将两个或更多的地区安全态势彼此分开。此外, 隔离行为体还可以是一个迷你(微型)复合体(第 466–467 页)。

9. 关于安全组群(又译为“安全集合”)的详细阐释, 参见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Macrosecuritization and Security Constellations: Reconsidering Scale in Securitization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No. 2, 2009, pp. 253–276。

10. 需要说明的是, 为了方便比较, “尽管非洲部分地区和可能的中亚地区是预备或初级复合体, 但就其纯形式而言, 其存在的条件已经不再有了。因此, 我们接近于一种整个世界由各个地区安全复合体构成的状况”, 即预备和初级复合体在这里被视为形成中的标准复合体。作者还比较了安全组群中各个层次的相对重要性, 从而得出的结论是: “地区层次普遍位于影响力很强的一端, 紧随其后的是全球层次, 而地区间层次似乎是影响力最弱的, 国内层次介于其间, 影响力的差异最大”。这个结论也呼应了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一个立论基础: 地区层次即使不是主导的, 也是重要的。

11. 关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另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代表作是 David Lake

and Patrick 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 Gunhild Hoogensen, "Bottoms Up! A Toast to Regional Security?"

13. Felix Ciută, "Book Review of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lavonic and Eastern European Review*, Vol. 83, No. 1, January 2005, p. 168.

14. Gunhild Hoogensen, "Bottoms Up! A Toast to Regional Security?"

15. Douglas Lemke, "Book Review of Regions and Power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3, No. 1, March 2005, p. 198.

16. Thomas Mandrup Jørgensen, "Book Review of Regions and Powe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2, No. 1, January 2005, p. 115.

17.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Book Review of Regions and Power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0, No. 1, Spring 2005, p. 142.

英文版前言

我们先前合作的《新安全论》(*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一书为我们从更宽泛的安全议程、用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研究路径思考地区安全问题奠定了基础。我们在本书中进一步追索的正是这条思路。我们试图使有关“新”安全问题的辩论变得更为清晰,途径是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用领域方法(sectoral approach)研究更宽泛的安全议程,从建构主义(安全化)视角理解区分“安全”与常态政治的因素。我们解决了某些具体的理论问题,它们与泛化的安全概念,以及由此引出的对安全之“地区”特性的反思有关。我们还探讨了当前国际体系中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sing)和领土化(territorialising)两种进程之间的矛盾。简单地说,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提出,主要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脉动(dynamics)有关。由于政治和军事领域中的威胁,在近距离传播比在远距离传播更容易,因此在形成地区安全复合体的过程中,距离明显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安全概念扩展到经济威胁、环境威胁以及与身份有关的(“社会”)威胁(这部分是我们自己先前探讨最多的),人们便开始质问,这些非传统领域内的安全相互依赖是否会以一种地区形式出现,如果是的,那么这种安全相互依赖是形成一个横跨各个领域的相同的地区,还是依据领域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地区。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概念工具,它既能诠释泛化的安全概念,又能避免“一切皆安全”对安全概念的淡化。这是一项较为严密的、技术性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我们绘制了一幅全景图,既包括一种地区安全的一般理论(这同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直接相关),又包括用这种理论对世界所有地区所作的分析。我们前一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从各个领域理解安全化,这本书则集中研究各个层

次。这两个计划原本是合二为一的,现在一分为二仅仅是因为,蒂森基金会(The Thyssen Stiftung)(正确地)认为,我们的整个想法过于庞大和雄心勃勃了。

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思想最初是由布赞提出来的,但这个思想得到了维夫的深入研究,现在它已经成了哥本哈根学派(the Copenhagen School)安全研究全部理论方法的一部分。使我们自己的理论具有可操作性,并付诸应用,是一种挑战,我们被这种挑战深深吸引。我们的期盼是,将该理论应用于经验分析,既可以向他人展示如何使用这个理论,又可以迫使我们磨炼自己的概念思维。对于后一个目标,我们没有失望。对于前一个目标,成功还是失败仍有待观察。

本书的分工是这样的。第一部分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由布赞完成初稿。第三章初稿由维夫完成,这一章大量引用了我们的前期著作,并由我们二人进行了很多改写。为了解决经验分析问题,我们对世界作了分割,以便我们每个人都能分担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地区,以及婉转地说我们较为不熟悉的一些地区。维夫起草了有关欧洲和美洲的部分,布赞起草了有关亚洲、非洲和中东的部分。结论几章是联合完成的。我们每个人都给对方的草稿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为了推出这本一体性的合作专著,我们在讨论书稿时谁都没有对对方客气。

很多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本书的问世作出了贡献,对此我们深为感激。特别要感谢以下机构和个人。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COPRI)及其所长哈肯·韦伯格(Hakan Wiberg)和塔尔加·科隆伯格(Tarja Cronberg)为我们提供了惬意的工作环境和部分至关重要的财政支持。民主研究中心(CSD)和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给布赞提供了时间使其得以从事如此雄心勃勃的工作,这种工作在反映当代英国学术生活的常规工作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瑞典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wedish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授予布赞1997—1998年度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访问教授职位,这使他得以为本书奠定了部分基础,歌德堡大学(Gothenburg University)和平与发展研究所(Peace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盛情接待了布赞,并让他分享了该研究所在地区安全方面的渊博知识。布赞最后阶段的一些工作得到了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the Economic